

“小说”一词的变迁

何华珍*

“小说”之名实，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一书中论述最为详备，而《汉语大词典》对“小说”的释义举证，则可说是一部微型的“中国小说史略”。然而，倘要寻求现代“小说”概念的源头，则无论是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还是《汉语大词典》，都很难找到确切的答案。

治文学者认为，小说的概念和地位之所以发生巨大的变化，乃是因为到了近代，西方的文学观念极大地影响着我国文坛。¹ 诚然梁启超极力提倡小说创作，既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，也打破了古来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，使“出于稗官，街谈巷语，道听途说”的“小说”为之一变。梁氏在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一文中说道：“欲新一国之民，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。故欲新道德，必新小说；欲新宗教，必新小说；欲新政治，必新小说；欲新风俗，必新小说；欲新学艺，必新小说；乃至欲新人心，欲新人格，必新小说。何以故？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。”²，然则，现代“小说”概念的衍生，是否与梁启超有关系？

众所周知，戊戌变法失败后，梁亡命东瀛。航海途中，偶翻日人小说《佳人之奇遇》，由于满纸汉字，梁氏当时虽还不识日文，却也能看个大概。抵日后，创办《清议报》（1898年），发表《译印政治小说序》，翻译《佳人之奇遇》；继之，又创办《新小说》（1902年），发表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。可见，“新小说”的兴起，不但与梁启超有关，而且与日本密不可分。

沈国威认为，“小说”是源自日本的外来概念词，最早当出现于黄遵宪笔下。³ 黄遵宪《日本杂事诗》初版于1879年，《日本国志》完成于1887年。考《日本国志》卷三十三，有“稗官小说”、“小说家”、“看小说作家书”等语。⁴ 然仅此定论，未免草率。小学馆《日本国語大辞典》“小説”条：“坪内逍遙がノベルという概念を翻訳するために、‘小説’という古語に新生命を与えたもの。/坪内逍遙因为翻译‘ノベル’（novel）一词而给古之‘小説’灌注了新的生命。”⁵《平凡社大百科事典》：“英語の〈ノベル〉の訳語として〈小説〉を採用したのは坪内逍遙であり/采用‘小说’一词作为英语‘ノベル’（novel）译词的是坪内逍遙”；又：“坪内逍遙の《小説神髓》は、こうした中国的な‘小説’概念と戯作文学との分裂を、西洋の‘ノベル’の側に引き寄せるかたちで統一しようとする試みであった。/坪内逍遙《小説神髓》，试图把中国既有的‘小説’概念和戯作文学（日本江户后期的通俗小说）统一到‘ノベル’（novel）这一西方的新概念上来。”⁶ 野口武彦《小説の日本語》也持此观点。⁷ 可见，沈氏定论“小说”源出日本，是有相当依据的。

坪内逍遙（1859—1935）是日本著名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，《小説神髓》著于1885年，是小说理论的里程碑，在日本具有深远影响。坪内认为，中国和日本的传统“小说”（セウセツ）概念与西欧的“ノベル”（novel）并非一物，表示要“我小説〈セウセツ〉の改良進歩を今より次第に企図てつつ、竟には欧土の那〈ノ〉ベル〈小説〉を凌駕し/从此对我邦之小说逐渐进行改良，最后凌驾于西欧ノベル（小说）之上”，⁸ 因而大力主张反映人情、世态、风俗的写实主义，反对劝善惩恶的功利主义。从《小説神髓》来看，坪内一方面有意将古之“小说”视为“セウセツ”，将西方的“小说”视为“那〈ノ〉ベル”，以显示中西“小说”之异；另一方面，又谓“小説すなはち那ベル/小说即那ベル（novel）”，给传统“小说”加进了新的内涵。这大概就是《日本国語大辞典》、《平凡社大百科事典》之立论所在吧。

或许有人要问，中西“小说”的差异到底是什么？西学东渐给既有之“小说”添进了些什么新的内容？

“小说”一词，最早见于《庄子》杂篇《外物》：“饰小说以干县令，其于大达亦远矣。”是指那些偏颇琐屑的言论。至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则谓街谈巷语、道听途说之类，列于九流十家之末。后经六朝志怪小说、志人小说发展为唐代传奇，故事体小说始而兴盛。宋元时期，“小说”成为说话家数之一，多指篇制短小的话本，与长篇“讲史”相对，进而成了故事性文体的专称。到了明代，小说的概念为之一变，一些中长篇作品也称作小说，小说与平话、演义的区别渐趋消失，而话本则成了短篇小说的专名。近现代以来，“小说作为文学的一大样式，在话本小说、章回小说的基础上，并以外国小说为借鉴，加以发展，极为发达。它通过完整的情节和具体环境的描写，塑造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，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”。⁹ 这种“以外国小说为借鉴”的成分就是文化交流与语言接触的结果，也就是现代“小说”的新内容。

在日本，坪内逍遙之前，对“小说”的理解，基本步趋汉语，如岡白駒《小説精言》（1743）、《小説奇言》（1753），沢田一斎《小説粹言》（1758）等；《小説神髓》发表后，日本文坛及社会对“小说”的理解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黄遵宪、梁启超在使用“小说”一词时，大概是受到日本的影响。然而，从语源的角度论，即使在日本，用“小说”对译“novel”的第一人也不是坪内逍遙。据《外来語の語源》，《附音插图英和字彙》（1873年）中就收有“novel”的译语“小说”。¹⁰ 可见，日本学界对“小说”语源和“小说”文本的探究尚有疏忽，乃至误解。

我们知道,《华英字典》是近代第一位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、英国牧师马礼逊(Robert Morrison 1782--1834)历经十三年心血编撰而成的一部辞书。该辞书第三部为《英汉字典》,内容包括单词、惯用语等英汉对照,是中国英汉辞书之嚆矢。通读全书,我们发现马礼逊在1822年就已用古之“小说”对译“novels”,如将“Hearing of a few romances and novels forthwith think that they are true”译作“听些野史小说便真信了”。¹¹又,马礼逊《广东省土话字汇》(1828年)第二部分也见有这样一个条目:“小说 Small talk, novels”。¹²而卫三畏1844年在澳门出版的《英华韵府历阶》中,也用“小说”对译“NOVEL”。¹³

可见,“小说”近现代概念的产生,定然是西学东渐、旧瓶装新酒的产物;《汉语大词典》举鲁迅《我怎么做起小说来》(1933年)之用语以证,显然是太迟了。而最早将“novels”译作“小说”的,并不是日本人,也不是中国人,而是英国的传教士——马礼逊;作为旧词新用的“小说”,最早也不是出现于1885年的《小说神髓》,而是出现在1822年的《华英字典》。由于中国没有人深究它,日本人虽欲深究而又不得其实,因此,在文学文本研究和汉语词汇史研究方面才留下了这一小小的空白。 □

* 何华珍先生,杭州浙江大学汉语史中心博士生、浙江财经学院中文系教师。

作者附注:本文为浙江省社联2001年度重点课题初期成果之一。拙文初稿草成后,承蒙《语文建设通讯》编辑部惠赐有关资料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,谨此深表谢意!

1. 袁行霈《中国文学概论》,210页,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。

2. 梁启超《饮冰室合集》文集之十,第二册,6页,中华书局1989年。

3. 沈国威《近代日中语彙交流史》,121页,笠間書院1994年。

4. 黄遵宪《日本国志》,345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。

5. 《日本国語大辞典》卷十,564页,小学馆1984年。

6. 《平凡社大百科事典》卷七,451、452页,平凡社1985年。

7. 野口武彦《小説の日本語》,110页,中央公論社1980年。

8. 稻垣達郎《坪内逍遙集》(明治文学全集16),4页,筑摩書房1969年。

9. 《汉语大词典》(缩印本)1431页,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。

10. 吉沢典男、石綿敏雄《外来語の語源》,419页,角川书店1979年。

11. 马礼逊《华英字典》第三部《英汉字典》,295页,澳门1822年。

12. 此引材料承蒙《语文建设通讯》编辑部赐告,谨谢。

13. 陈力卫《从英华辞书看汉语中的日语借词》,载《原学》第三辑,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。